

# 卷九

書名 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編號 D86221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醒世恆言目次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  
 孫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卷  
 五貫戲言成巧禍



可一居士 評  
 墨浪主人 較

第十五卷

陳多壽生死夫妻

世事紛紛一局棋

輸贏未定兩爭持

須臾局罷棋收去

畢竟誰贏誰是輸

這四句詩是把棋局比着那世局世局手騰萬變轉  
盼皆空政如下棋的較勝爭強眼紅喉急分明似孫  
龐鬪智賭個你死我活又如劉項爭天下不到烏江  
不盡頭及至局散棋收付之一笑所以高人隱士往  
往寄興棋枰消閒玩世其間吟咏不可勝述只有

國朝曾榮狀元應制詩做得甚好詩曰

兩君相敵立雙營

坐運神機決死生

千里封疆馳駿馬

一川波浪動金兵

虞姬歌舞悲垓下

漢將旌旗逼楚城

興盡計窮征戰罷

松陰花影滿棋枰

此詩雖好，又有人駁他，說虞姬漢將一聯是個套話。第七句說興盡計窮意趣便蕭索了。應制詩是進御的聖天子重瞳觀覽，還該要有些氣象。同時洪熙皇帝御製一篇詞意宏偉，遠出尋常。詩曰：

二國爭強各用兵

擺成隊伍定輸贏

馬行曲路當先道

將守深營戒遠征

乘險出車收散卒

隔河飛砲下重城

等閒識得軍情事

一着功成定太平

今日爲何說這下棋的話，只爲有兩個人家，因這幾着棋子，遂爲莫逆之交，結下兒女姻親，後來變出花錦般一段說話，正是

夫妻不是今生定

五百年前結下因

話說江西分宜縣有兩個庄戶人家，一個叫做陳毒，一個叫做朱世道。兩家東西街對面居住，輪起家事。雖然不第大富長者，靠祖上遺下些田業，儘可溫飽有餘。那陳青與朱世遠皆在四旬之外，累代隣居。

同道合都則本分爲人，不管閒事，不惹閒非，每日喫了酒飯，出門相見，只是一盤象棋消閒遣日。有時迭爲賓主，不過清茶寡飯，不設酒餚，以此爲常。那些三隣四舍間時節，也到兩家去看他下棋，頑耍。其中有個王三老，壽有六旬之外，少年時也自歡喜象戲，下得頗高。近年有個火症，生怕用心動火，不與人對局了。日常無事，只以看棋爲樂，早晚不倦。說起來下棋的最怕傍人觀看，常言道：傍觀者清，當局者迷。倘或傍觀的口嘴不緊，遇煞着處，溜出半句話來，贏者反輸，輸者反贏，欲待發惡，不爲大事，欲待不抱怨，又忍氣。不過所以古人說得好：

觀棋不語真君子

把酒多言是小人

可喜王三老偏有一德，未曾分局時，絕不多口，到勝負已分，却分說那一着是先手，所以贏；那一着是後手，所以輸。朱、陳二人到也喜他講論，不以爲怪。一日朱世遠在陳青家下棋，王三老亦在座，喫了午飯，重整棋枰，方欲再下，只見外面一個小學生踏將進來，那學生怎生模樣：

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光着靛一般的青頭，露着玉一樣的嫩手，儀容清雅，步履端詳，却疑天上仙童。

不信人間小子

那學生正是陳青的兒子，小名多壽，拖了書包從外而入，行移舉止不慌不忙，將書包放下椅子之上，先向王三老叫聲公公，深深的作了個揖。王三老欲待回禮，陳青就座上一把，按住道：你老人家不須多禮，却不怕折了那小廝一世之福。王三老道：說那里話，口中雖是恁般說，被陳青按住，只把臂兒略起了一起，腰兒略曲了一曲，也算受他半禮了。那小學生又向朱世遠叫聲伯伯，作揖下去。朱世遠還禮時，陳青却是對坐，隔了一張棋桌，不便拖拽，只得也作揖。

陪小學生見過了二位尊客，纔到父親跟前，唱喏立起身來，稟道：告爹爹，明日是重陽節，呂先生放學回去了，直過兩日纔來，分付孩兒回家，不許頑耍，限着書還要讀哩。說罷，在椅子上取了書包，端端正正走進內室去了。王三老和朱世遠見那小學生行步舒徐，語音清亮，且作揖次第甚有禮數，口中誇獎不絕。王三老便問：令郎幾歲了？陳青應答：是九歲。王三老道：想着昔年湯餅會時，宛如昨日，心之間已是九年，真個光陰似箭，爭教我們不老。又問朱世遠道：老漢記得宅上令愛，也是個年生的。朱世遠道：果然。

小女多福如今也是九歲了，王三老道莫惟老漢多口，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何不扳做兒女親家。古時有個朱陳村，一村中只有二姓，世為婚姻。如今你二人之姓適然相符，應是天緣。況且好男好女，你知我見，有何不美。朱世遠已自看上了小學生，不等陳青開口，先答應道：「此事最好，只怕陳兄不願。」若肯俯就，小子再無別言。陳青道：「既蒙朱兄不棄，寒微小子是男家，有何推托。」就煩三老作伐。王三老道：「明日是個重陽日，陽九不利，後日大好個日子。」老夫便當登門。今日一言為定。山自二位本心，老漢只圖喫幾杯兒，見成喜酒，不用謝媒。陳青道：「我說個笑話，你聽。」玉皇大帝要與人皇對親，商量道：「兩親家都是皇帝，也須得個皇帝為媒纔好。」乃請竈君皇帝往下界去說親。人皇見了竈君，大驚道：「那做媒的怎的這般樣。」黑竈君道：「從來媒人那有白做的。」王三老和朱世遠都笑起來。朱陳二人又下棋到晚方散。

只因一局輸贏子 定了三生男女緣

次日重陽節無話，到初十日，王三老換了一件新開摺的色衣，到朱家說親。朱世遠已自與渾家柳氏說過誇獎女婿許多好處，是日一諾無辭，財禮並不計

較他日嫁送稱家之有無各不責備便了王三老郎將此言回復陳青陳青甚喜擇了個和合吉日下禮爲定朱家將庚帖回來喫了一日喜酒從此親家相稱依先下棋來往時光迅速不覺過了六年陳多壽年一十五歲經書皆通指望他應試登科及第光耀門楣何期運限不佳忽然得了個惡症叫做癩初時只道疥癬不以爲意一年之後其疾大發形容改變弄得不像模樣了

肉色焦枯皮毛皴裂渾身毒氣發成斑駁奇瘡遍體虫鑽苦殺晨昏恠癩任他凶疥癬只此三分不

是大癩瘋居然一樣粉孩兒變作蝦蟆相少年郎活像老龜頭抓爬十指帶膿腥醜齷一身皆惡臭

陳青單單生得這個兒子把做性命看成見他這個模樣如何不慌連象棋也沒心情下了求醫問卜燒香還願無所不爲整整的亂了一年費過了若干錢鈔病勢不曾減得分毫老夫妻兩口愁悶自不必說朱世遠爲着半子之情也一般着恹朝暮問安不離門限延捱過二年之外絕無個好消息朱世遠的渾家柳氏聞知女婿得個恁般的病症在家裡哭哭啼啼啼抱怨丈夫道我女兒又不醜臭起來爲甚恁恁的

九歲上就許了人家如今却怎麼好索性那癩蝦蟆  
 死了也出脫了我女兒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兒  
 年紀看看長成嫁又嫁他不得賴又賴他不得終不  
 然看着那癩子守活孤孀不成這都是王三那老烏  
 龜一力攙掇害了我女兒終身擇王三老千烏龜萬  
 烏龜的罵哭一番罵一番朱世遠原有怕婆之病憑  
 他夾七夾八自罵自止並不一言一日柳氏偶然  
 收拾櫥櫃子看見了象棋盤和那棋子不覺勃然發  
 怒又罵起丈夫來道你兩個鴛鴦人只爲這幾着象  
 棋上說得着對了我女兒要留這禍胎怎

的一頭說一頭走到門前把那象棋子亂撒在街上  
 棋盤也攢做幾片朱世遠是本分之人見渾家發性  
 攔他不住洋洋的躲開去了女兒多福又怕羞不好  
 來勸任他絮話個不耐煩方纔罷休自古道

隔牆須有耳

窗外豈無人

柳氏鎮日在家中罵媒人罵老公陳青已自曉得些  
 風聲將信未信到滿街撒了棋子是甚意故陳青心  
 下不了與渾家張氏兩口兒商議道以已之心度人  
 之心我自家晦氣兒子生了這惡疾眼見得不能痊  
 可却教人家把花枝般女兒伴這癩子做夫妻真是



罪過料女兒也必然怨恨便強他進門終不和睦難  
指望孝順當初定這房親事都是好情原不曾費甚  
大財千好萬好總只一好有心好到底了休得為好  
成歉從長計較不如把媳婦庚帖送還他家任他別  
締良姻倘然皇天可憐我孩兒有病痊之日怕沒有  
老婆好反與他定房親事如今害得人家夫妻反目  
哭哭啼啼絮絮聒聒我也于心何忍計議已定忙到  
王三老家來王三老正在門首問幾個老人家別坐  
白話見陳青到慌忙起身作揖問道令郎兩日尊恙  
好些麼陳青握手道不濟正有句話要與三老講屈

三老到寒舍一行王三老連忙隨着陳青到他家坐  
席內分賓坐下獻茶之後三老便問大郎有何見教  
陳青將自己坐椅接近三老四膝相湊吐露衷腸先  
叙了兒子病勢如何的利害次叙着朱親家夫婦如  
何的抱怨這句話王三老却也聞知一二口中只得  
包荒只怕沒有此事陳青道小子豈敢亂言今日小  
子到也不恠敝親家只是自己心中不安情願將庚  
帖退還任從朱宅別選良姻此係兩家穩便並無勉  
強王三老道只怕使不得老漢只管撮合那有拍開  
之理足下異日翻悔之時老漢却當不起陳青道此

事已與拙荆再四商量過了更無翻悔就是當先行  
過須薄禮也不必見還王三老道既然庚帖返去原  
聘也必然還璧但吉人天相令郎尊恙終有好日還  
要三思而行陳青道就是小兒僥倖脫體也是水底  
撈針不知何日到手豈可擔閣人家閨女說罷袖中  
取出庚帖遞與王三老眼中不覺流下淚來王三老  
亦自慘然道既是大郎主意已定老漢只得奉命而  
行然雖曰此料令親家是達禮之人必然不允陳青  
收淚而答道今日是陳某自己情願並非令親家相  
逼若舍親家躊躇之際全仗三老撻撥一聲說陳某

中心計較不是虛情三老連聲道領命領命當下趨  
身到于朱家朱世遠迎接講禮而坐未及開言朱世  
遠連聲喚茶這也有個緣故那柳氏終日在家中于  
烏龜萬烏龜指名罵媒人王三老雖然不聞朱世遠  
却于心有愧只恐三老見恠所以殷勤喚茶誰知柳  
氏恨殺王三老做錯了媒任丈夫叫喚不肯將茶出  
來此乃婦人小見坐了一會王三老道有句不識進  
退的話特來與大郎商量先告過切莫見恠原來朱  
世遠也是行一里中都稱他做朱大郎朱世遠道有  
話儘說你老人家有甚差錯豈有見恠之理王三老

方纔把陳青所言退親之事備細說了一遍此乃令親家主意老漢但傳言而已但憑大郎主張朱世遠終日被渾家聒絮得不耐煩也巴不能個一棚兩開只是自己不好啟齒得了王三老這句言語分明是朝廷新頒下一道赦書如何不喜當下便道雖然陳親家賢哲誠恐後來翻悔反添不美王三老道老漢都會講過他主意已決不必懷疑宅上庚帖亦交付在此大郎請收過朱世遠道聘禮未還如何好收他的庚帖王三老道他說些須薄聘不須提起是老漢多口說道既然庚帖返去原聘必然返璧朱世遠道這是自然之理先曾受過他十二兩銀子分毫不敢短少還有銀釵二股小女收留容討出一并奉還這庚帖權收在你老人家處王三老道不妨事就是大郎收下老漢暫回明日來領取聘物却到令親家處回話說罷分別有詩爲證

月老繫繩今又解

冰人傳語昔皆訛

分明好個王三老

成也蕭何敗也何

朱世遠隨即入內將王三老所言退親之事述與渾家知道柳氏喜不自勝自己私房銀子也搜括將出來把與丈夫湊足十二兩之數却與女孩兒多福討

那一對銀釵，却說那女兒雖然不讀詩書，却也天生志氣多時，聽得母親三言兩語，絮絮聒聒，已自心慵意懶。今日與他討取聘釵，明知是退親之故，並不答應一字。徑走進臥房，閉上門兒，在裏面啼哭。朱世遠終是男子之輩，見貌辨色，已知女孩兒心事，對渾家道：「多福心下不樂，想必爲退親之故，你須慢慢俛他，不可造次。」萬一逼得他緊，做出些沒下稍勾當，悔之何及。柳氏聽了丈夫言語，真個去敲那女兒的房門，低聲下氣的叫道：「我兒，釵子肯不肯，繇你，何須使性。你且開了房門，有話時，好好與做娘的講做娘的。」

必不依你，那女兒初時不肯開門，柳氏連叫了幾次，只得拔了門，攪呼聲開在這裡了。自向兀子上氣忿忿的坐了。柳氏另掇個兀子，傍着女兒坐了，說道：「我兒，爹娘爲將你許錯了對頭，一向愁煩，喜得男家願退許了一萬個利市，求之不得，那癩子終無好日，可不誤了你終身之事。如今把聘釵還了他家，恩斷義絕，似你恁般容貌，怕沒有好人家來求你。我兒休要執性，快把釵兒出來還了他罷。女兒全不做聲，只是流淚。柳氏悞了半晌，看見女兒如此模樣，又欵欵的說道：「我兒，做爹娘的都只是爲好替你計較，你願與

字見義  
人鬼和

不願直直的與我說恁般自苦自知教爹娘如何過  
意女兒恨声道爲好爲好要討那釵子也尚早柳氏  
道阿呀兩股釵兒連頭連脚也重不上二三兩什麼  
大事若另許個富家金釵玉釵都有女兒道那希罕  
金釵玉釵從沒見好人家女子喫兩家茶貧富苦樂  
都是命中注定生爲陳家婦死爲陳家鬼這銀釵我  
要隨身殉葬的休想還他說罷又哀哀的哭將起來  
柳氏沒奈何只得對丈夫說女兒如此如此這門親  
多是退不成了朱世遠與陳青肺腑之交原不肯退  
親只爲渾家絮聒不過所以已不得撇開落得耳邊

清淨誰想女兒恁般烈性又是一重歡喜便道恁的  
時休教苦壞了女孩兒你與他說明依舊與陳門對  
親便了柳氏將此言對女兒說了方纔收淚正是

三冬不改孤松操

萬苦難移烈女心

當晚無話次日朱世遠不等王三老到來却自已走  
到王家把女兒執意不肯之情說了一遍依舊將庚  
帖送還王三老只稱難得難得隨即往陳青家回話  
如此這般陳青退此親事十分不忍聽說媳婦守志  
不從愈加歡喜連連向王三老作揖道勞動勞動然  
雖如此只怕小兒病症不痊終難配合此事異日還

庸醫每存  
死此

要煩三老開言。王三老握手道：「老漢今番說了這一遍，以後再不敢奉命了。閒話休題，却說朱世遠見兒不肯悔親，在女婿頭上愈加着忙。各處訪問名醫，國手陪着盤纏，請他來看治。那醫家初時來看，定說能醫，連病人服藥，也有些興頭。到後來不見功效，漸漸的懶散了。也有討着薦書到來，說大話誇大口，索重謝，寫包票，都只有頭無尾。日復一日，不覺又捱了二年，有餘醫家都說是個痲疾，醫不得的了。多壽嘆口氣，請爹媽到來，含淚而言道：「丈人不允退親，訪求名醫，川藥只指望我病有痊安之期。此命服藥無效，

眼見得沒有好日，不要賺了人家兒女孩兒，決意要退這頭親事了。陳青道：「前番說了一場，你丈人丈母都肯只爲你媳婦執意不從，所以又將庚帖送來。多壽道：「媳婦若曉得孩兒願退，必然也放下了。媽媽張氏道：「孩兒且只照顧自家身子，休牽掛這些閒事。多壽道：「退了這頭親，孩兒心下到放寬了一條。陳青道：「待你丈人來時，你自與他講便了。說猶未了，鬢報道：「朱親家來看女婿，媽媽躲過陳青，邀入內書房中。多壽與丈人相見，口中稱謝不盡。朱世遠見女婿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好生不悅。茶罷，陳青推故起身。多

壽吐露衷腸說起自家病勢不痊難以完婚決要退親之事袖中取出柬帖一幅乃是預先寫下的四句詩朱世遠展開念道

命犯孤辰惡疾纏

好姻緣是惡姻緣

今朝撒手紅絲去

莫誤他人美少年

原來朱世遠初次退親甚非本心只爲渾家逼迫不過今番見女婿恁般病體又有親筆詩句口氣決絕不覺也動了這個念頭口裡雖道說那里話還是將息貴體要緊却把那四句詩褶好藏于袖中即便抽身作別陳青蓮坐啓下接着便道適纔小兒所言出

于至誠望親家委曲勸諭令愛俯從則個與帖仍舊納還朱世遠道既然賢喬梓諄諄分府權時收下再容奉復陳青蓮出門前朱世遠回家將女婿所言與渾家說了柳氏道既然女婿不要媳婦時女孩兒守他也是扯淡你把詩意解說與女兒聽料他必然回心轉意朱世遠真個把那柬帖遞與女兒說陳家小官人病體不痊親口向我說決要退婚這四句詩便是他的休書了我兒也自想終身之事休得執迷多福看了詩句一言不發回到房中取出筆硯就在那詩後也寫四句

運蹇雖然惡疾纏  
從來婦道當從一

姻緣到底是姻緣  
敢惜如花美少年

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揚千里只為陳小官自家  
不要媳婦親口回絕了丈人這句話就傳揚出去就  
有張家嫂李家婆一班靠着說謀養家的抄了若干  
表號到朱家議親說的都是名門富室聘財豐盛雖  
則媒人之口不可盡信却也說得柳氏肚裡熱蓬蓬  
的分明似錢玉蓮母親巴不得登時撇了王家許了  
孫家誰知女兒多福心如鐵石並不轉移看見母親  
好茶好酒款待媒人情知不為別件丈夫病症又不

恁爹媽又不容守節左思右美不如死了乾淨夜闌  
燈下取出陳小官人詩句放在桌上反復看了一遍  
紛莫哭了兩個更次乘爹媽睡熟解下束腰的羅帕  
懸梁自縊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事無常萬事休

此際已是三更時分也是多福不該命絕朱世遠在  
睡夢之中恰像有人推醒耳邊只聞得女兒嗚嗚的  
哭聲喫了一驚擦一擦眼睛推醒了渾家說道適纔  
聞得女孩兒啼哭莫非做出此事來且去看他一看  
渾家道女孩兒好好的睡在房裡你却說鬼話要看



時你自去看老娘要睡覺哩。朱世遠披衣而起，黑暗裡開了房門，摸到女兒臥房門首，雙手推門不開，連喚幾聲，女孩兒全不答應。只聽得喉間痰响，其聲異常。當下心慌，儘生平氣力，一脚把房門踢開，只見卓上殘燈半明不滅，女兒懸梁高掛，就如走馬燈一般團團而轉。朱世遠喫這一驚，非小，忙把燈兒剔明，高叫阿媽快來。女孩兒縊死了。柳氏夢中聽得此言，猶如冷雨淋身，穿衣不及，跌了破兒，就哭兒哭肉的跑到女兒房裡來。朱世遠終是男子漢，有些智量，早已把女兒放下，抱在身上，將膝頭緊緊的抵住，後門緩緩的解開頸上的帶結，用手輕摩柳氏一頭打寒顫。

一頭叫喚，約莫半個時辰，漸漸魄返魂回，微微轉氣。柳氏口稱謝天謝地，重到房中，穿了衣服，燒起熱水來，灌下女兒喉中，漸漸甦醒，睜開雙眼，看見爹媽在前，放聲大哭。爹媽道：我兒螻蟻尚且貪生，怎的做此短見之事？多福道：孩兒一死，便得完名全節，又喚轉來，則甚？就是今番一死，遲和早，少不得是一死，到不如放孩兒早去也。省得爹媽費心，譬如當初不曾養下孩兒一般。說罷，哀哀的哭之不已。朱世遠夫妻兩口再三勸解不住，無可奈何，比及天明，朱世遠教渾

家窩伴女兒在床眠息自己徑到城隍廟裡去抽籤  
籤語云

時運未通亨

年來禍害侵

雲開終見日

福壽自天成

細詳籤意前二句已自准了第三句雲開終見日是  
否極泰來之意末句福壽自天成女兒名多福女婿  
名多壽難道陳小官人病勢還有好日一夫一婦天  
然成配心中好生委決不下回到家中渾家兀自在  
女兒房裡坐着看見丈夫到來慌忙搖手道不要則  
聲女兒纔停了哭睡去了永世遠夜來剔燈之時看

見草上一幅柬帖無暇觀看其時取而觀之原來  
是女婿所寫詩句後面又有一詩認得女兒之筆  
讀了一遍嘆口氣道真烈女也為父母者正當  
美豈可以非禮強之遂將城隍廟籤詞說與渾家道  
福壽天成神明嘿定若私心更改皇天必不獲祐況  
女孩兒吟詩自誓求死不求生我們如何看守得他  
了日倘然一個眼睜女兒死了時節空負不義之名  
反作一場笑話據吾所見不如把女兒嫁與陳家一  
來表得我們好情二來遂了女兒之意也省了我們  
干紀不知媽媽心下如何柳氏被女兒嚇壞了心頭

此見最當

非多福

亦亦亦

必慨然

兀自突突的跳，便答應道：「隨你做主，我管不得這事。」朱世遠道：「此事還須央王三老講事，有湊巧，這禪朱世遠走出門來，恰好王三老在門首走過，朱世遠就迎住了，請到家中坐下，將前後事情細細述了一遍。如今欲把女兒嫁去，專求三老一言。」王三老道：「老漢曾說過，只管撮合，不管撒開。今日大郎所言，是仗義之事，老漢自當効勞。」朱世遠道：「小女見了小婿之詩，曾和得一首，情見手詞，若還彼處推托，可將此詩送看。」王三老接了柬帖，即便起身，只為兩親家緊對門居住，左脚踏出了朱家，右脚就跨進了陳家，甚是方便。

便陳青聽得王三老到來，只認是退親的話，慌忙迎接，問道：「三老今日光降，一定朱親家處有言。」王三老道：「正是陳青道，今番退親，出于小兒情願，親家那邊料無別說。」王三老道：「老漢今日此來，不是退親，到是要做親。」陳青道：「三老休要取笑。」王三老就將朱宅女兒如何尋死，他爹媽如何心慌，留女兒在家，恐有不測，情願送來伏侍小官人，老漢想來，此亦兩便之事。令親家處脫了干紀，獲其美名，你賢夫婦又得人幫助，令郎早晚也有個着意之人，照管豈不美哉。」陳青道：「雖承親家那邊美意，還要問小兒心下允否。」王三

又進一層  
然則完親  
有六善焉  
全親誣一  
也成婦節  
二也父母  
安心三也  
舅姑獲助  
四也爭夫  
有人五也  
得嗣有望

老就將柬帖所和詩句呈與陳青道令媳和得有一  
郎之詩他十分烈性令郎若不允從必然送了他性  
命豈不可惜陳青道早晚便來回復當下陳青先與  
渾家張氏商議了一回道媳婦如此烈性必然賢孝  
得他來貼身看覷夫婦之間比爹娘更覺周備萬一  
度得個種時就是孩兒無命也不絕了我陳門後代  
我兩個做了主不怕孩兒不依當下雙雙兩口到書  
房中對兒子多壽說知此事多壽初時推却及見了  
所和之詩頓口無言陳青已知兒子心肯回復了王  
三老擇下吉日又送些衣飾之類那邊多福知是陳

門來娶心安意肯至期笙簫鼓樂娶過門來街坊上  
聽說陳家癩子做親把做新聞傳說道癩蝦蟆也有  
喫天鵝肉的日子又有刻薄的閒漢編成口號四句  
伯牛命短偏多壽 嬌香女兒偏逐臭  
紅綾被裡合歡時 粉花香與膿腥關  
閒話休題却說朱氏自過門之後十分和順陳小官  
人全得他殷勤伏侍怎見得

着意殷勤盡心伏侍熬湯煎藥果然味必親嘗早  
起夜眠真個衣不解帶身上東疼西癢時時撫摩  
衣裳血臭膿腥勤勤煎洗分明傳母育嬌兒只少

開胸喂乳，又似病姑逢孝婦，每思割股烹羹，雨雲  
休想歡娛，歲月豈辭勞苦，喚嬌妻有名無實，憐美  
婦少樂多憂。

知此兩年，公姑無不歡喜，只是一件夫婦日間孝順，  
無比夜裡各被各枕，分頭而睡，並無同衾共枕之事。  
張氏欲得他兩個配合雌雄，却又不肯開言，忽一日  
進房見媳婦不在，便道：我兒，你枕頭齷齪了，我拿去  
與你拆洗，又道：被兒也齷齪了，做一包兒捲了出去，  
只留一床被，一個枕頭在床，明明要他夫婦二人共  
枕同衾，生兒度種的意思，誰知他夫婦二人肚裡各

一對忠厚  
肝胆真是  
笑吳婦也

自有個主意，陳小官人肚裡道：自己十死九生之人，  
不是個長久，夫妻如何又去污損了人家一個閨女。  
朱小娘子肚裡又道：丈夫恁般病體，血氣全枯，怎禁  
得女色相侵，所以一向只是各被各枕，分頭而睡，是  
夜只有一床被，一個枕，却都是朱小娘子的臥具，每  
常朱小娘子伏侍丈夫先睡，自己燈下還做針指，直  
待公婆都睡下方纔就寢，當夜多壽與母親取討枕  
被，張氏推道漿洗未乾，胡亂同宿一夜，罷朱氏將自己  
枕頭讓與丈夫安置，多壽又怕污了妻子的被窩，和  
衣而臥，多福亦不解衣，依舊兩頭各睡，次日張氏曉

寶哉婦也  
難得難得

得了反性媳婦做格不去勾搭兒子幹事把一團美  
意看做不良之心捉鷄罵狗言三語四影射的發作  
了一場朱氏是個聰明女子有何難解惟恐傷了丈  
夫之意只做不知暗暗偷淚陳小官人也理會得了  
幾分甚不過意如此又捱過了一個年頭當初十五  
歲上得病十六歲病凶十九歲上退親不允二十一  
歲上做親自從得病到今將近十載不生不死甚是  
悶人聞得江南新到一個算命瞎子叫做靈先生  
甚肯直言央他推算一番以決死期遠近原來陳多  
壽自得病之後自嫌醜陋不甚出門今日特為算命

整整衣冠走到靈先生舖中來那先生排成八字推  
了五星運限便道這貴造是宅上何人先告過了若  
不見惟方敢直言陳小官人道但求據理直言不必  
忌諱先生道此造四歲行運四歲至十三童限不必  
說起十四歲至二十三此十年大忌該犯惡疾半死  
不生可曾見過麼陳小官人道見過了先生道前十  
年雖是個水缺還跳得過二十四到三十三這一運  
更不好船遇危波亡樂舵馬逢峭壁斷繩繩此乃歿  
折之命有好八字再算一個此命不足道也小官人  
聞言慘然無語必把命金送與先生作別而行腹內

尋思不覺淚下，想着那先生笑我前十年已自准了。後十年運限更不好，一定是難過我死，不打緊可憐。賢德娘子伏侍了我三年，竝無一宵之好。如今又連累他受苦怎的？我今苟延性命，與死無異，便多活幾年，沒甚好處，不如早早死了，出脫了娘子，也得他趁少年美貌，別尋頭路。此時便萌了個自盡之念，順路到生藥舖上，贖了些砒霜，藏在身邊，回到家中，不題起算命之事。至晚上床，却與朱氏叙話道：我與你九歲上定親，指望長大來，夫唱婦隨，生男育女，把家當戶誰知得此惡症醫治不痊，惟恐擔誤了娘子終身。

兩番情願退親，感承娘子美意，不允拜堂成親。雖有三年之外，却是有名無實，竝不敢污損娘子玉體。這也是陳某一點存天理處。日後陳某死了，娘子別選良姻也。教你說得嘴响，不累你叫做二婚之婦。朱氏道：官人我與你結髮，夫妻苦樂同受。今日官人患病，卽是奴家命中所招，同生同死，有何理說？別選良姻，這話再也休題。陳小官人道：娘子烈性如此，但你我相守終非長久之計，你伏事我多年，夫妻之情已自過分。此恩料今生不能補報，來生定有相會之日。朱氏道：官人怎說這傷心話兒？夫妻之間說甚補報兩

個你對我答，足足的說了半夜方睡，正是

夫妻只說三分話

今日全拋一片心

次日陳小官人又與父母叙了許多說話，這都是辦了個死字骨肉之情，難割難捨的意思，看看至晚，陳小官人對朱氏說：「我要酒喫。」朱氏道：「你閒常怕發疼，不喫酒，今日如何要喫？」陳小官人道：「我今日心有些不爽快，想酒你與我熱些盪一壺來。」朱氏爲他夜來言語不詳，心中雖然疑惑，却想不到那話兒，當下開了婆婆，討了一壺上好釀酒，盪得滾熱，取了一個小小杯兒，兩碟小菜都放在卓上。陳小官人道：「不用

小杯，就是茶甌喫一兩甌，到也爽利。」朱氏取了茶甌，守着要斟。陳小官人道：「慢着，待我自斟。」我不喜小菜，有菓子討些來下酒，把這句話遣開了。朱氏揭開壺蓋，取出包內砒霜，向壺中一傾，忙斟而飲。朱氏走了幾步，放心不下，回頭一看，見丈夫手忙脚亂，做張做智，老大疑惑，恐怕有些蹊蹊，慌忙轉來，已自呷了一碗，又斟上第二碗。朱氏見酒色不佳，按住了甌子，不容丈夫上口。陳小官人道：「實對你說，這酒內下了砒霜，我主意要自盡，免得累你受苦。如今只喫下一甌，必然無救，索性得我盡醉而死，省得費了工夫說罷。」



又奪第二甌去喫了。朱氏道：「奴家有言在前，與你同生同死。既然官人服毒，奴家義不獨生，遂搶酒壺在手，骨都都喫個罄盡。此時陳小官人腹中撓擾，也顧不得渾家之事，須臾之間，兩個做一對兒，跌倒時人有詩嘆此事云：

病中只道歡娛少

死後方知情義深

相愛相憐相殉死

千金難買兩同心

却說張氏見兒子要喫酒，粧了一碟巧糖自己送來。在房門外，便聽得服毒二字，喫了一驚，三步做兩步走，只見兩口兒都倒在地下，情知古恠着了，倒恠呼

起。原來陳青走到看酒壺，裡面還剩有砒霜，平昔曉得一個卅方，凡服砒霜者，將活羊殺了，取生血灌之，可活，也是二人命中有救，恰好左隣是個買羊的屠戶，連忙喚他殺羊取血。此時朱世遠夫婦都到了，陳青夫婦自灌兒子，朱世遠夫婦自灌女兒，兩個虧得灌下羊血，登時嘔吐，方纔甦醒，餘毒在腹中，兀自皮膚迸裂，流血不已，調理月餘，方纔飲食如故。有這等異事，朱小娘子自不必說，那陳小官人害了十年癩症，請了若干名醫，用藥全無功效。今日服了毒酒，不意中正合了以毒攻毒這句醫書，皮膚內迸出了許

多惡血毒氣淺盡連癩瘡漸好了比及將息平安瘡痂脫盡依舊頭光面滑肌細膚榮立到人前連自己爹娘都不認得分明是脫皮換骨再投了一個人身此乃是個義夫節婦一片心腸感動天地所以壽而不毒死而不死因禍得福破泣爲笑城隍廟籤詩所謂雲開終見日福壽自天成果有驗矣陳多壽夫婦俱往城隍廟燒香拜謝朱氏將所聘銀釵布施作供王三老聞知此事率了三隣四舍提壺挈盒都來慶賀喫了好幾日喜酒陳多壽是年二十四歲重新讀書溫習經史到二十三歲登科三十四歲及第盡

先生說他十年必死之運誰知一生好事偏在這幾年之中從來命之理微常人豈能參透言禍言福未可盡信也再說陳青和朱世遠從此親情愈厚又下了幾年象棋壽竝八十餘而終陳多壽官至僉憲朱氏多福恩愛無比生下一雙兒女盡老百年至今子孫繁盛這回書喚做生死夫妻詩曰

從來美眷說朱陳

一局棋枰締好姻

只爲二人多節義

死生不解賴神明

第九卷終



上海圖書館藏



關花書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